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夫婦之別

君使臣之禮

大學衍義

卷九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九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

禮記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對

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

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國君昏禮大昏既至冕

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

親捨敬是遺親也弗愛弗親弗敬弗正愛與敬其整之本

與公曰冕而親迎不巳重乎冕祭服也故疑其重孔子愀然作色

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

社稷之主君何謂巳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



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

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豪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慎

始也春秋之元謂書元年元者始也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

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

臣按禮傳數條皆言昏媾之禮凡人皆所當知况人君處至尊之位其擇配也將以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可不味孔子之言以致謹重之意乎

易坤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尤成而代有終也

臣按陽者天道也夫道也君道也陰者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故在天道則乾始之坤生之陽主歲功而陰佐陽以成歲在人道則夫主一家之事而妻佐之天子主天下之事諸侯主一國之事而后夫人佐之君臣亦然妻之與臣雖有善美含而晦之從其事而不敢尸其功亦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歸之天也詳玩此指則為人之妻者其可以擅家之柄為人之臣者其可以擅國之柄乎書

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又稱臣而作福作威王食則害于家凶于國其指一也嗚呼可不戒哉

小畜卦名畜止也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

不能正室也

臣按程頤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為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而不可行也陰受制於陽者也而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

猶夫不能正其家室故致反目也臣觀自昔柔闇之主若唐高宗受制於武氏不足恠也隋文荆業之君而亦受制於獨孤何哉由自處之不正故耳自處不正然後妻得制之頤之言可為永鑒也已

歸妹卦名妹少女之稱歸嫁也此卦震上兌下震長男兌少女也故曰歸妹彖曰歸妹

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臣按歸妹卦體長男在上少女在下若得其正者然震動也兌說也故程頤謂以說而動未有不失

正者又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  
常理也苟不由常正之理徇情肆欲惟說是動則  
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如  
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无所往而利也夫陰陽  
之配合男女之交遇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  
由義理則淫邪無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  
妹之所以凶也臣謂乘者陵跨之謂柔乘剛婦乘  
夫此逆理亂常之事故聖人深以為戒云

昏義禮記篇名婦人從夫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  
子夫也者夫也謂丈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知與智同

家語孔氏書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  
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

臣按婦者坤道也故以柔順為貴而無專制之義  
夫者乾道也故以剛健為貴而有帥人之智帥人  
者謂其剛明果斷可以統御乎人也士大夫則統  
御一家諸侯則統御一國天子則統御天下無二  
道也為婦而剛彊則婦不婦矣為夫而柔弱則夫  
不夫矣夫也者天也謂其當盡丈夫之道也孟子  
謂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至於居廣居  
立正位行大道而富貴貧賤威武所不能移奪者

然後謂之大丈夫於此可見夫與婦之分矣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三夫婦

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后君也艱難也臣克艱厥臣政乃又

黎民敏德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幾期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

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

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

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違逆也如其善而莫

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

而喪邦乎

臣按大禹言君臣之道蔽之以克艱之一言可謂

至矣蓋以為艱則存敬畏之心以為易則啓驕逸

之志此治亂安危之所自分也孔子告定公之言

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藥石也言不可

以若是其幾者謂未可若是必期其効也然知為

君之難則邦必興唯予言而莫敢違則邦必喪是

又必然而可期者也子思之告衛侯曰君之國事

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

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議其非

此所謂唯予言而莫予違也苟如是未有不亡者  
嗚呼可不戒與

益稷

虞書篇名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勅戒也幾微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股肱謂臣元首謂君

百工熙哉

熙廣

也臯陶拜手稽首颺言

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言盡敬於君大言而疾曰颺

曰念哉率作興事

率也

慎乃憲

憲法度也

欽哉

欽敬也

屢省

乃成欽哉乃賡載歌

賡續也載成也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

叢脞煩碎也

股肱惰哉萬

事隋哉

隋也

臣按此章繫於命饗典樂之後蓋當是時治定功

成禮樂大備和氣浹於天壤之間鳳儀獸舞有不

召自至者帝舜則曰天命靡常可戒而不可恃也

真情所發見於詠歌惟時者謂無時而不戒也惟

幾者謂無微而不戒也天道難謀理亂安危相為

倚伏斯須敬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

微之不察則禍亂之所自生帝將作歌先言所以

歌之意也帝之意責成於臣故謂股肱喜然後元

首起而百官之事熙焉喜謂樂於有為起謂有所

作興也臯陶之意則歸重於君謂事雖作於百官

然揔率作興者君也法度之已定者不可不謹守

之事功之已成者不可不數省之守之不謹則定者壞省之不數則成者虧敬哉敬哉不可忽也此亦先言欲歌之意也於是續成其歌曰元首明則股肱良而庶事康又歌曰元首煩碎則股肱惰而萬事墮范祖禹嘗論之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斯言得之然帝之歌本為勅天命而作君臣唱和乃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勅天命也

後之人主宜深體焉

自克報以下皆言君臣一道

洪範

周書篇名箕子作也

惟辟作福

惟獨也辟君也

惟辟作威

威謂刑罰之類

惟辟王食

王食謂珍貴之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也

而汝也

人用側頗辟

人謂有位之人側頗辟皆不平不正之意

民用僭忒

僭謂僭上忒差也

臣按此箕子為武王陳萬世君臣之大法也福威

者上之所以御下王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

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

僭也夫君臣上下之分如天冠地履之不可易臣



而福威則盜上之柄矣臣而玉食則儼上之奉矣  
大夫為此則害于家諸侯為此則凶于國其臣民  
尤而效之亦將傾邪而妄作僭忒而踰分矣孟子  
所謂不奪不廢者理固然也或謂吳楚嘗僭天子  
魯之三家嘗僭諸侯不聞其害與凶何耶曰惠迪  
吉從逆凶順乎道即吉逆乎道即凶也臣而僭上  
即所謂害即所謂凶也况吳楚之篡殺相尋而李  
孟之家臣繼叛又非凶害而何吁洪範九疇箕子  
受之大禹大禹受之於天片言隻辭莫非天理而  
可違乎以此坊民猶有竊弄威福如齊田氏選物

上第盡歸私室如漢董賢者

詩摯鄭國兮刺忽也昭公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摯

兮摯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子和女摯兮摯兮風

其漂女漂猶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法

臣按春秋傳昭公之立祭仲用事所謂臣強者指  
祭仲而言也君尊臣卑天下之定分卑者宜弱而  
反強者由尊者當強而反弱也尊者何以弱柔懦  
而不自立怠惰而不自振此其所以弱也君既弱  
矣威福之權必有所歸此臣之所以強也君倡臣  
和天下之常理君既弱不能司出令之權而其臣

自相倡和而不稟於君擇兮擇兮風其次女諸大夫  
夫處強臣之中猶擇之遇風危墜而不能自保也  
於是叔伯相語自為倡和自結黨與以為避禍之  
計蓋知上之不足賴也國執至此所謂吾未如之  
何也已矣為人君者其可不以乾徃自勵也哉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彼狡童  
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  
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臣按擇兮之刺曰臣強而已至此則一國之權盡  
歸祭仲生殺子奪仲得顓之其強又益甚矣夫天

下未嘗無賢雖權臣用事之時亦必有不肯阿附  
者人君能即而圖之其勢猶有可回之理若齊之  
權在田氏而有晏嬰使景公能與嬰圖之田氏未  
必能遂其篡國之志魯之權在季氏而有子家羈  
使昭公能與羈圖之季氏未必能成其逐君之謀  
二國之權不可以復收由二臣之言不見於用也  
此詩蓋當時賢者所作賢者不見遇於君而無自  
絕之意故雖不與言不與食而幽憂憤切至於不  
能餐不能息焉其心之忠厚何如哉使昭公能與  
斯人圖之必將有以處此而昭公莫之能也未幾

祭仲得以竊廢立之權遂忽如棄稜置突如易棋  
突厲公也其漸非一日矣先儒以目君狡童為非禮臣  
以為此發憤怒罵之辭辭雖不遜而其心則至倦  
倦也讀者毋以辭害意云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也希少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陪臣大夫之家

臣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  
道則庶人不議

臣按是時季氏以大夫而專魯國之政陽虎以家

臣而專季氏之政孔子斯言蓋傷之也天無二日  
國無二王尊無二上天下之事惟天子得專之故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諸侯不敢干  
焉天下無道則天子不能有其柄而諸侯得以竊  
之矣諸侯猶不可專况大夫乎大夫猶不可專况  
家臣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迭主夏盟禮樂征伐  
不出於天子世變至是蓋可傷矣未幾而諸國大  
夫專權自用禮樂征伐又不出於諸侯既而家臣  
竊弄而政令復不出於大夫名分陵夷舛逆日甚  
其可傷益甚焉然非道而得亦必以非道而失逆

理愈甚則失之愈速故諸侯竊天子之柄少有十  
世而不失者自餘則或五世或三世少不失者以  
理言之大槩如此曷若三代盛時天子而無禍哉  
既又言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  
人不議蓋是時諸侯之政多在大夫如魯之三家  
晉之六卿齊之田氏皆以人臣專國而國人公議  
皆所不與故重言之以見政在大夫決非可久之  
道也自秦罷侯置守諸侯不得以擅天子之事宜  
若海內之勢歸於一尊而內重之勢成當國用事  
之臣又得以竊其柄如漢之莽操魏之師昭至於  
篡國莽之禍及其身操始三傳而司馬氏竊取之  
司馬氏再傳而諸王五胡兵難相尋去亡無幾質  
諸先聖之言殆若符契吁可戒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三桓者季氏叔孫氏孟氏皆桓公之子故曰三桓

臣按此章專為魯而言也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  
子赤立宣公赤嫡也宣公庶也而君失其政至此歷五公

矣自季孫宿專國政歷四世至成子而為陽虎所  
執夫祿去公室而政歸大夫大夫之勢宜益強也  
而三家之子孫乃反微弱而不振何邪蓋以臣僭

君者逆理亂常之事其能久乎善乎先儒蘇軾之  
說曰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  
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嗚呼其亦可為後世人臣顛國者之戒歟

不可言君禮之分君使臣之禮而上下之交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子曰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

臣按君以敬待其臣是之謂禮臣以誠事其君是  
之謂忠二者皆職分所當然非相為賜也然君使  
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理之必然也意者定公

之於使臣容有未能盡禮者故孔子以是告之而語意  
渾然又若非有為而發者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

視猶待遇也

則臣視

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  
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

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  
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

反還也

然後取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

導之出疆一也先於其所

往二也三年不反然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  
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

執之謂拘繫之不容去也又極之於其所往極窮也如晉錮樂無所歸也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臣按戰國之君以爵祿奔走士大夫無復遇臣之禮其臣亦懷苟從無復事君之忠故孟子以此深警齊王也昔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孟子之告齊王即子思之告穆公者也然其辭益峻切矣揆諸前章孔子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也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齊邑名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之一寤而追已也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故曰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以上摠言君臣交際之禮

鹿鳴詩小雅之篇名燕羣于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其一章曰呦呦鹿鳴呦呦聲也和食野之苹苹今蘓蒿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瑟笙燕樂也吹笙鼓簧吹笙之時鼓簧中之簧承筐

是將筐篚屬所以將幣帛也承以籍之筐以貯之也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行

也 大道

臣按詩之所謂嘉賓指羣臣之與燕者也於朝則曰君臣於燕則曰賓主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如此鹿食苹則相呼呦呦而樂君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夫君之資於臣王之資於賓果為何事哉欲聞道義而已故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夫賢者豈以幣帛飲食為悅哉婚姻不備則正女不行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故必如是然後示我以道焉此

詩凡三章皆叙燕樂嘉賓之意今姑摘首章以見先王之待其臣如此士之死職宜矣中庸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詎不信夫

禮記曰君子式黃髮君子謂人君也人君乘車有所敬則憑其軾故武王式商容之

聞黃髮下卿位卿位卿之朝位君出過之而人上也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

臣按式黃髮所以敬老下卿位所以尊賢古者不卑其臣也如此漢世待宰相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或其遺意歟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卿老上卿也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兩媵也

臣按國君之貴卿老世婦皆其臣妾而不名之所

以示敬也漢世待大臣之有勲德者贊拜不名其意  
或本此

五官之長曰伯謂為三公者其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稱

辭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

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每一州之賢者以為之

也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

臣按古者天子待公侯之禮親之尊之至於如此

其眡後世有間矣

禮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言屢往無數也士壹問之君於

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

繼比及也卒哭葬後之祭噴歆也

儀禮坐撫當心要節而踊此君臨臣喪之儀撫謂撫其尸也

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

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臣按古者君視臣如手足故其疾也憂之至焉其

死也卹之至焉禮記而下三條可見其略而鄉黨

亦有君視臣疾之文曰東首加朝服拖紳則疾而

見君之禮也衛有太史柳莊社稷之臣也獻公聞

之死釋祭而弔之荀盈未葬而晉侯飲樂則屠蒯

以為譏世降春秋君臣之間愛且敬猶若此三代



之盛從可知矣。古道既淪，斯禮掃地。然唐太宗之

於房杜魏三臣，其疾也憂惻之，其亡也愍悼之極。

君臣終始之遇，杜如晦疾篤，上自臨視，既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賜其家。久之，

語及如晦，必流涕。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敕所御緹

往祭房元齡疾篤，上令肩輿上殿，至御坐側，乃下

相對流涕。因留宮中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

忤病篤，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魏證寢疾

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而於張

後數日上夢證，若生平，及旦而奏證薨。

公謹之歿，雖辰日不為之輟哭，視古蓋庶幾焉。太

宗亦賢矣哉。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

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陛

七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

故古者聖主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

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民，等級分明，而天

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

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

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

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

齒君之路，馬蹇其公，笏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

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

臯不加其身者，尊者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

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  
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  
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鬻馬棄市之法然  
則堂不無陛乎廉耻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  
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又曰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  
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  
音無耻隼詬無節  
吳詬謂無志分也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  
若而可故見利則逆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  
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  
身者則欺說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又曰古者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箕盥不飾坐汗  
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  
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  
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  
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  
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  
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  
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德故父兄之臣誠死宗  
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  
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

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  
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  
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  
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

臣按皐陶虞歌而舜拜之益進昌言而禹拜之周  
公獻卜而成王拜之古者聖帝明王以禮遇其臣  
者蓋若此自秦而後尊君卑臣之禮日以益甚於  
是君之於臣直謂名位足以牢籠之祿利足以鼓  
舞之臣不能無求於我而我可以無藉於臣君亢  
然自尊於上如天帝神明之不可親臣退焉自卑

於下如僕隸趨走之唯恐後上下之情日以乖隔  
而亂亡之禍至易之所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  
者也故因孔子使臣以禮之言上引周詩下及賈  
誼之論以見君之待臣不可不以禮云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

君使臣  
之禮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九

四

卷之四